

雪后

雪

夜

汪敬熙著

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三版

雪夜（全）

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五分

（外埠酌加郵費）

著者 汪敬熙

印行兼者 亞東圖書館

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
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

此書有著作權
翻印必究

雪夜自序

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兩年之中，我曾作了七篇短篇小說。這七篇都發表在新潮上。今年我又作了五篇，其中三篇發表在現代評論之內。有二篇是新著，沒有發表的。現在由新潮內選出四篇，加上今年的五篇，集成這本短篇小說集。即以第一篇小說的名字——雪夜——名這本集子。

我寫這些篇小說的時候，是力求着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。我只求描寫的忠實，不攪入絲毫批評的態度。雖然一個人敘述一件事實之時，他的描寫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觀之影響，但我總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，竭力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。

因為持了這種客觀態度的緣故，我這些短篇小說是不會有什麼批評人

生的意義。我只寫出我所見的幾種經驗給讀者看罷了。讀者看了這些小說，心中對於這些種經驗有什麼評論，是我所不問的。

如果讀者以爲我描寫的不忠實，這種批評是我所極樂受。讀者的意見，我現在是不曉得。我自己對於這些篇小說，是極不滿意的。

雖是懸了「忠實描寫」四個字爲鵠的，我實際的成就，却是離這鵠的還有一萬里遠哩！

我自己覺得我的觀察力不足，眼光太鈍，太狹。不能以銳利的眼光看出一種經驗的真相，描寫是自然不深，自然只限於表面的現象。不能以寬廣的眼光看出一種經驗的全體，描寫是自然太窄，自然只限於經驗的一面。我自己覺得我的幻想力也是太弱。因而我不能設身處地的想，某種人在某種情形之下所感如何。有了這些缺陷，我的描寫怎麼樣能忠實呢！

我以為在中國現在，實在是有種種有趣的人生經驗，可以描寫。只要肯留心觀察所遇的各種人之行為，做短篇小說的材料實在是很多的，並且是很好的。可惜現在國內做小說的人大多數是只憑着一己的經驗，一時高興起來，動筆去做。肯隨時留心觀察和記載平日所見的妙人，所聞的妙話，所遇的妙事，為日後做小說用，實在是沒有幾個人。然而非平日留心觀察和記載，小說的材料，是難得找，並且是難得好。沒有好的材料，怎樣能有好的小說！

我現在才覺得平日留心觀察和記載的重要。我因為有了上述的種種缺陷，就是平日留心觀察，及記載下所見之事實，也恐怕做不出好小說。並且我現在——說句文謾謾的大話——是因為「道不行」，將「乘桴浮於海」了。老實說句粗話呢，就是我因為在國內混不住，將到外國討飯吃去。這一去，不

知幾年方才回來。就是想留心觀察和記載國內各種人的行爲，在最近幾年內，也沒有機會了。

我自己是沒有多大希望。我希望那些富有做小說的材幹之人，肯留心觀察和記載，積有豐富的材料，然後運用他們的幻想，做出一些好的短篇小說來！

雪夜目錄

自序.....一

雪夜.....一

一個勤學的學生.....七

砍柴的女兒.....一九

死與生.....二三

腐子王二的驢.....三二

怎樣辦呢？.....五一

月下.....五七

春梅.....六五

錄 目



2

校長……………七九

雪夜

十一月的一天，北京城裏下大雪。清晨初落的時候，是小片；到了傍晚，便成團成球的落起來了。

雪 夜

後門裏前廠大院有一所破房子。他的大門是掩着。門樓門牆已坍塌不堪；上面都被雪蓋滿了。院內只有三間北屋還有人住；然而雪壓着也有要倒的樣兒。北屋的門也是掩着。屋裏很破爛，炕上有一盞半明不滅的燈，映着四面煙薰黑的牆，更覺得異常暗淡。燈的西面有一個男子躺在那裏；就着燈吸鴉片。這個人約有四十餘歲；很瘦，面色黃黑，如同他屋裏糊牆紙一樣。蓋着一床七穿八洞的薄棉被。用個鑽空的罐子，上面加了根竹筒，當做煙槍。將煙火燒成的泡子，按在孔上，慢慢的吸。正吸的高興，忽然覺得天氣更加寒

冷；就把被子裹緊些。等了一會兒，比前更加冷了。他下了炕，尋得幾個煤球放在炕爐裏頭；依然上炕噴雲吐霧去了。

忽然大門響，接着房門一開，走入個中年婦人和個十三四歲的女孩。那男子見他們進來，便問道：「今天耍了幾個大？」婦人答道：「三百！」看見那男子吸烟，立刻現出驚訝的顏色，趕緊接着問道：「你又抽煙啦！煙從那兒來的？」「今天下半晚，找到了張總管用的王二那裏，找了些煙灰來。這是雲土的二灰。味兒還好。這些又夠吃幾天的了。」婦人聽了一聲不響，走到炕邊，把炕爐拉出來，將午飯吃剩的白薯小米粥溫在上面。

鍋剛放好，他聽見外面打門，立刻叫他女兒道：「大妞！快去開門去！你哥哥回來了。」大妞跟着她哥哥進來了。

她哥哥約有十五六歲，身體短小，形容乾枯。走進的時候，彎着腰，縮着頭，

兩肩聳起；冷的口裏直吁氣。

他母親見了他問道：「虎兒！你收了車啦？今天剩了幾吊？吃了飯沒有？你喝了酒啦？」

「今天拉了七吊三。除去車費，剩了五吊三。天氣太冷，喝了些酒。吃……」虎兒說着便坐在炕上了。

那男子聽說喝酒便大怒，把烟槍放下，罵虎兒道：「好呀！這樣冷天，我在這裏沒有一點兒酒喝；你反到在外頭自自在在灌起來了。以後再這樣辦起來，還了得啦！」

虎兒的母親向他說道：「你又抱怨他了！孩子沒有衣服穿；在外面喝點酒避寒氣。也不算什麼。值得這麼罵麼？」隨着又向虎兒問道：「你吃的什麼？」

「烙餅！一共用了……」

他父親又罵道：「更好啦！你爹媽在家裏喝白薯小米粥；你在外頭倒吃烙餅！好！現在你就這個樣兒。再待幾年，你人大，心也大了。還許把我們老兩口兒趕出去呢？」

那婦人也氣憤着說這「得啦！得啦！虎兒天天拉車掙了錢來養你，你還罵他。只許你整天抽大煙；不許他喝點兒酒。你想想這三年你掙到家裏幾個大？你不給孩子好東西吃；反教他來養你。還今天罵，明天打呢？得啦！別罵啦！」

那男子聽了，便唉了一聲，咕嚕着說了幾句。仍就拿起烟槍，吸起來了。那婦人不理他，仍就問虎兒要他所剩的錢。虎兒把剩的四吊錢交給他母親；眼裏含着淚，抽抽噎噎的說道：「今天吃的餅太鹹；忘了喝水。等到收車

的時候，走到東斜街北頭，渴極了。砸開馬槽的冰，喝了點涼水。現在肚子很痛。」

粥開了。大家都在炕上吃。將吃完的時候，虎兒的母親從鑪上把鍋拿下來。一見鑪裏的火小了，就找煤球。虎兒的父親便告訴他，煤球沒有了。

他立刻叫大妞去買。虎兒的父親說道：「外頭冷。虎兒喝了酒，叫他去！」

虎兒便拿了錢，下了炕，去開房門。房門一開，恰恰的外面一陣旋風迎着

虎兒一吹，帶進來了許多雪花。虎兒打了一個戰，就冒着風雪出去了。屋裏

的人也都打了一個寒噤。虎兒的父親便罵虎兒不小心。但是他罵的時候，

虎兒已經走遠了。

粥喝完以後，虎兒的母親收拾傢伙；父親看着大妞燒烟泡。忽然聽見遠遠的有汽車走的聲音，大妞的母親便嘆道：「唉！虎兒能替人管汽車，像德老

「三一樣，我們就好了！」

大妞燒了幾個煙泡；虎兒還不回來。鍋裏的火更暗了。大妞的母親便

叫大妞道：「大妞！你快去迎一迎你哥哥。他要再不來，鍋子就滅啦！」

大妞的父親也接着說：「虎兒辦事老是這樣！可惡！」

大妞才一出門，就聽見他喊：「哥哥！哥哥！你怎麼樣啦？為什麼倒在

地下？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

屋裏的兩個人都嚇了一跳；那婦人便連忙跳出去了；那男子仍舊自己燒煙泡兒。

這時候，外面的雪越法落得緊了！遠遠的又有一輛汽車嗚嗚的叫！

一個勤學的學生

雪 夜

在高等文官考試末一次出榜的頭一天的夜裏，丁怡躺在學校宿舍裏的床上，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直到了打過四點鐘，他困極了，方纔能合上眼，朦朧睡去。早晨打六點鐘的時候，他却又醒來，掀開帳子一看天已經明了。他便急忙穿上衣服；下了床；喊校役。他喊了一大會兒，才來了一個衣服不整，剛起床的校役替他盥臉水。他洗完臉，也沒有吃點心，就往學校去了。

學校同宿舍一樣，也是纔開了大門。

丁怡進門之後，一直走到教務處。

看見教務處內只來了一個職員，他就向這個職員要請假簿。這個職員聽他要請假簿，立刻現出詫異的神氣，問道：「丁先生！你從來不告假的呀！為什麼今天大清早兒，就跑來請假呢？」

丁怡紅着臉啊啊了幾聲，纔慢慢的答道：

「因為……因為有點要緊的事，一早就出去。」丁怡拿到了請假簿，看了一會；請那職員教給寫法；草草的寫完了；把筆一丟，便離了教務處。

丁怡出了學校的大門，僱了一輛洋車，到國務院門口去看榜。起初他總嫌車子走的慢；他同車夫說道：「快快的走；多加你兩個銅板！」繼而他心裏想起考的時候的種種不得意的事體，惟恐不取，怕去看榜；就叫車夫慢一點兒走。後來他心裏跳的七上八下，甚是不寧，覺得還是早到國務院門口看看痛快；便又催車夫快跑。

車快到國務院了。丁怡坐在車上，覺得心跳的更利害了。他恍如前清時大車拉着往菜市口的囚犯，走的越近，心裏越難過。離國務院門口約有四丈遠，他在車上已看見牆上沒有貼榜。他立刻焦燥起來，叫車夫把車停下。他下了車，多給車夫四個銅子。車夫接錢的時候，一面發喘，一面不住的用眼